

# 旧衣回收不能是笔糊涂账

纪玉



## 今日论语

居民小区里的废旧衣物回收箱,相信不少人都见过、使用过。将不再需要的衣物放进回收箱,由专业机构处理,理应是一种不错的资源回收利用模式。然而,有媒体记者发现,上海的部分旧衣回收箱竟被走街串巷收垃圾的小贩承包,导致旧物流向成疑。上海市绿化市容局27日表示,28日下午和上海市商委一同约谈4家相关单位。

在小区设置废旧衣物回收箱,出发点自然是为了实现生活废弃物“资源化、无害化、减量化”,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公众的慈善意识。然而,废旧衣物被投入回收箱后,是

否全部由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收集处理,是否得到了合法妥善的处理,是否得到了职能部门的有效监管,这些问题,都不能是糊涂账。

根据媒体记者的调查,在上海拥有大约700个旧衣回收箱的万家公司将大部分箱体租赁给他人,自己没有厂房。至于为什么要出租回收箱,恐怕还是利益作祟。一家正规运作的废旧衣物回收公司需要投入场地、人工等各项成本,搞不好就要亏损,而把回收箱租给他人,只需坐收租金,当个“房东”。只是,租赁回收箱的人是否有资质和能力妥善处理废旧衣物,就不在“房东”的考虑之中了。废旧衣物的合法流向,一是出口,二是帮困,三是资源化利用,但在利益面前,一些旧衣可能直接流向二手

市场或用于焚烧,带来传播疾病、污染环境隐患,这显然与旧衣回收的初衷相悖。由专业机构收集处理旧衣,正是为了避免旧衣流向失控,如果旧衣绕了一圈还是到了收购废旧物品的小摊贩手里,那些设置在小区里的旧衣回收箱就失去了意义。

旧衣回收箱不能没有有效监管。设置回收箱的企业是否具备完善资质、是否正规运作、是否存在租赁箱体行为,应当有所明晰。对于存在不当行为甚至违法行为的企业,应当采取措施。在旧衣回收箱的监管方面,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是否清晰,相关法律法规是否存在空白或疏漏,也是应当研究和检讨的问题。目前,很多旧衣回收箱打着“公益”的旗号,但实际上,用于捐赠的

衣物只占很小的一部分,大部分废旧衣物都是用于出口或资源化利用。废旧衣物回收企业并非公益性组织,而是营利性企业。营利并非坏事,只要有适当的利益分配机制、正规健康的企业运营模式和有效的市场监管体系,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旧衣回收利用,便是一条可行的路径。在良性循环中,应是公众、企业、环境都能得益。但如果不当行为得不到纠正,就会打破这种良性循环。

旧衣回收的流向,要向公众讲清楚。废旧衣物是否得到妥善处理,也要调查清楚。旧衣回收行业健康发展,离不开政府部门有效履行职责,进一步提升监管能力,如此,才能保护公众积极参与资源回收利用的环保之心。

## 新民随笔

# 救救震旦鸦雀

沈月明

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两会上,一只小鸟,受到政协委员们的特别青睐。它就是震旦鸦雀,一种非常珍贵、非常美丽的上海本土小鸟。有人提议保护它们在奉贤海湾的栖息地,有人提议震旦鸦雀为上海市市鸟,联名的委员超过20位。能在纵论上海城市发展大计的两会上为一只小鸟鼓与呼,这是上海两会的高质量与高水平。

提案中写到,近年来,大规模的开垦使长有芦苇的滩涂不断萎缩、破碎化,由此威胁到震旦鸦雀的种群。1988年,上海奉贤边滩曾有大片芦苇丛存在,如今奉贤海湾镇尚存一片2.6平方公里的芦苇荡。2015年1月11日,护鸟志愿者在该处芦苇边缘巡视时,记录到了集群的震旦鸦雀。然而这一地块已属于圈围(建设)地块,震旦鸦雀们的家园可能将不复存在!

专家提到,随着横沙沙滩的围垦和浦东南汇东滩的建设开发,算上此前金山区“城市沙滩”和奉贤区“碧海金沙”人工沙滩的圈占,杭州湾上海段“原味”的“铁板沙”泥滩将只剩下奉贤海湾镇这一片。由此将海湾镇“震旦鸦雀保护小区”和附近的“铁板沙”滩涂一并纳入滨海湿地保护生态旅游示范区,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
政协委员们甚至提议将震旦鸦雀作为上海市市鸟。据华东师大专家介绍,震旦鸦雀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鸟种,被称为“鸟中熊猫”,已被列入国际鸟类红皮书,为全球性濒危鸟类。“震旦”是中国的古称,以此给一种小鸟命名,暗示了该物种的古老、神秘。实际上,生活在偏远芦苇荡中的震旦鸦雀真正为世人所知还不到150年,所以连一个土名都没有。

震旦鸦雀体长20厘米左右,外表鲜艳,它的背呈黄褐色,腹部黄棕色,尾羽几乎占了身体长度的一半。整个脸部看上去圆而呆萌,有点像京剧中的武生,也很像电脑游戏“愤怒的小鸟”中的主角,煞是可爱。

无论震旦鸦雀能不能成为上海市鸟,希望这个上海的土著,永远在上海葆有自己的家园,在芦苇荡中快乐地跳逐。这是我们上海人的责任和使命。

## 新民新语

# 启程一刻

乐梦融

去年的冬季,随朋友们去了一次扬州,那是生平头一次。主人在瘦西湖畔备酒设宴,推杯换盏之余问问,何故三十多年没有来走走?不说出三个理由,就要罚酒三杯。

我自知怠慢,赶忙回复,理由正好有三。古人甲云“腰缠十万贯,骑鹤上扬州”;古人乙说“胸无半点墨,莫向扬州行”;古人丙说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——我摸一摸口袋,没有十万贯;拍一拍脑门,吟诗作画也不在行;另外春风有信,三月难逢。故痴长三十余岁,终于等到了兄台的盛情之约云云。

举座哗然,说我就是会找借口,统统都是借口。回到旅店后,躺在床上思考人生:说走就走的勇气,随着年岁增长,此长彼消,渐渐式微,旅行网站上各种特色线路特价线路,似乎也不再散发出诱人的意味。

想起了儿时,出门前离心似箭,嫌弃父母动作迟缓。时至今日,却同样被子女嫌弃——总要思虑周全:下不下雨,路程远近,停车是否繁复,预算能否得宜。想好行程再看看工作,掐指算算,回来还需要加班多久。按照规定,年假只有短短十天,在网络上眼珠一扫,哪一条线路的深度游都需要个二十来天,年假无法一天办成两天过,也就只好让魂牵梦绕的万里开外的那片土地继续等待,叹息着去最近的超市里买点面包牛奶后打道回府。

刚好读到英伦作家阿兰·德·波顿的书,颇有同感,他说机场里的一块块电视屏,显示着进出港航班的情况,这些屏幕不曾有美感,外壳整齐划一,文字版式呆滞乏味。可就是那些翻动的地名和起飞时间,盖不住我们的向往……

羡慕别人的说走就走的旅程,从地平线的这一头,扎进涡轮发动机排出的热雾中,换一张床睡一宿,那份在异地的陌生的快乐,是金钱都买不到的,就像童年时遇到春游,塞满一书包的好吃东西,整宿整宿地兴奋,怎么也睡不着。

三十岁以上的生活,有单位规定好了的年假,有自己规定好了的预算,还有长辈的身体、孩子的顽皮,拢总成时刻表般不容出错、不容出格,然而被不容出错、不容出格的生活所掩盖住的启程的渴望,却仍然如同春天田野里的小鼠,毛茸茸、时不时地冒出头来。

矛盾般融合了精打细算和行走渴望的启程,成为人生最现实,又最梦幻的那一刹。

## 日报观点

儿时,我家亲戚不多,人也穷,好在父母没有接管红包的意思,我一不留神挤进了当年朋友圈的富豪榜。

据母亲讲,我一岁时去拜年,被父亲按在稻草编成的拜席上,给外公磕了三个响头,得到人生的第一个红包:一枚顺治年间的铜板。奶奶说此币可避邪驱邪,便用红绳系着,挂在我的脖子上,一挂十来年。

旧时的春节,给爷爷拜年时,距离最远的邱叔叔总是第一个叩响大门。邱叔叔日子过得捉襟见肘,我勤快地在他附近转悠,直到

他边掏口袋边说,“拿去买个本子”,才心满意足地接过红包,转身跑开。他的红包像卡片一样薄,打开褪色的红纸,里面是一张陈旧的两元纸币,我好奇地想:他的红包丝毫不起眼,为什么还要叠得整整齐齐?小贩六伯的压岁钱却花样百出:有时是两毛的,有时是一块的,有时是厚厚一沓一分纸币,无一例外,它们都是新钱。我小心地把它们夹在字典里,待年过月尽嘴馋时,再翻出几张,去买一块橡皮或者一捧瓜子。

## 老式红包

二十岁时,我在珠海过年。南方人管红包叫利是,用的是利是封,里面的金额也水涨船高,我逢人喊“哥哥姐姐新年好”时,对方立马会喜气洋洋地摸出红包。

今天,在微信群里发过多少次红包,收过哪些人的红包,我完全不记得。触手可及的虚拟红包,仿佛星光般遥远;那些带着体温的老式红包,像身旁越烧越旺的篝火,烤暖了许多寒风吹彻的记忆。(胡进升 刊今日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有删节)



## 自娱自乐

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蓝军,曾经当过演员,在其离任松原市时,自导自演了一出《千人送蓝书记》,现场送别的“人民群众”不仅服装统一,连横幅等“道具”也统一制作,真是自娱自乐嗨到家! 孙绍波画

## 自由谭

读了《雨夜车祸之后……》一文,联想到自己几个月以前碰到、至今还留着尾巴的一桩“公事”,很有感慨,跟着再写上几句。

每天早上骑自行车到学校,都要经过宝山区的新沪路,穿过宝山和原闸北两区交界的沪太路和沪太路支路,再沿着原闸北区的阳城路到原平路;下班回家,则“倒过来”再来一趟。几个月前,发现沪太路当中有两个窞井,盖子已经破损,“病情”一个轻一点,一个重一点,于是便打有关热线向有关部门反映。好像是第二天,其中一个区的有关部门就打电话向我核实情况,并且特别问到了是属于“哪个区一边”的。因为两个窞井都在马路当中,所以我自

# 请别从“羊年”拖到“猴年马月”

王纪轻

然无法“精确”答复,于是就把上一句中的“因为……所以……”讲了一遍,并说你们到现场一看就可以清楚了。大约又过了一天,下班骑车经过沪太路,发现其中一个“毛病轻”的盖子已经换了,但是几米之外的另一个“毛病重”的却依然如故。我以“小人之心”猜测,到了现场一般不会只发现一个,可能是另一个不属于“本区管辖范围”吧?

大约二三个月前,上班经过此地,正巧与一位年轻的交警“相会”于窞井盖附近,便向他提出。年轻的交警态度很好地回答:“我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,但他们到现在还

没有来修,我也没办法。因为窞井盖不属于我们管,我们只能反映。”

屈指算算,从发现破损窞井盖,向有关部门反映,大概已经有半年多了,但至今仍然“盖子还是那个盖子”。如果遇到暴雨大水,或者重型卡车正好压过,导致此盖三长两短,而行人或非机动车又未察觉,后果真是不堪设想!

近年来,我们常闻电梯事件、窞井盖事件、玻璃幕墙或广告牌高空坠落事件等飞来横祸,有关部门在事后的“反思”中总是有诸如“吸取惨痛教训,举一反三,排查隐患,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”等这些我

们耳熟能详的说法。且不说是否真正做到了;即使做到了,我看一打“亡羊补牢”,也比不上一个“防患于未然”。谁都知道,预防的成本是最低的。

《雨夜车祸之后……》的作者李天扬先生说得好: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,各种碰擦、事故、矛盾,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。政府管理部门,要善于从各类事故中总结经验教训,尽可能排除隐患。”其实,只要大家多一份责任心,很多“老大难”问题是不难解决的。更何况,有些问题本身并非“老大难”,是不应该从“羊年”拖到“猴年马月”的。